

醒世小說
九集

醒世小說九集

九三士七

圖書局印

宣統二年正月初版

九尾龜九集
定價大洋肆角

著作者 漱山房

印刷所 圖書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點石齋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開明書

齊東野語

販賣者 各埠書局

版權有不許翻印所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九集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假漂帳嫖客行權

真索債僨人受騙

第二回 享溫柔誤入銷金窟

竹敲橫偏遇守財奴

第三回 聚家庭天倫全樂事

度殘年骨肉慶團圓

第四回 設華筵良朋守歲

兜喜神名妓迎春

卷二

第五回 讓房間安心慢客

受譏評當面坍檻

第六回 忍惡氣冤桶無顏

遭白眼瘋生致病

第七回 發電信開函驚老母

抱不平療病出奇方

第八回 抱沈疴三宵占勿藥

起鄉心千里整歸裝

卷三

第九回 講嫖經名士高談

打茶圍瘟生吃醋

第十回 洪素卿昧良施巧計

章秋谷談笑破奸謀

第十一回 闖房間痛罵滑頭

驅恩客難爲名妓

第十二回 感良朋深交銘肺腑

論時艱極目痛山河

卷四

第十三回 恨天涯深閨揮別淚

折將離南浦送檀郎

第十四回 出吳淞離懷隨逝水

走津沽壯志破長風

第十五回 金觀察夜走寶華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第十六回 舞衫歌扇清夜無愁

大道青樓良宵載酒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九集卷之一

第一回 假漂賬嫖客行權

真索債僧人受騙

上集書中正說到章秋谷把家眷接到上海。就在上海過年。到了除夕的那一天下午。章秋谷忽然想起有幾處局賬還沒有開發。便先到陸麗娟院中。故意要試試陸麗娟和自己的交情。究竟怎麼樣。假意只說今年的局賬來不及。要等到明年再付。要看陸麗娟聽着這個話兒。怎生回答。不想麗娟聽了。沒有一些兒勉強。竟自一口答應秋谷。心上自是十分歡喜。當下對着陸麗娟哈哈一笑。麗娟摸不着頭腦。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呆呆的對着秋谷道。恪事體耐實梗好笑呀。秋谷也不開口。在衣袋裏頭取出一卷鈔票放在棹上。對着麗娟笑道。今天還好。居然竟沒有坍塌。總算我們兩個人的交情不錯。陸麗娟聽了。起先還不知是什麼原故。想了一想。方才恍然大悟。口中說道。怪勿得。倪原說耐格位。二少爺勿糙。至於實梗樣式。喚。倪曉得耐格閒話靠不住。故歇到底那。章秋谷一面笑着。一面在那一捲鈔票裏頭揀出六張五十塊一張的。遞在陸麗娟手內。道手巾和送禮的錢。前幾天已經開銷的了。我的酒賬局賬。通共二百七十幾塊錢。多的二十幾塊錢就給了你。房間裏頭的人罷。陸麗娟把鈔票接在手內看也不

看便放在棹子上。口中說道：耐格賬一壩刮仔二百七十幾塊洋鈿付仔二百八十洋鈿好哉。房間裏人未有下脚拆格碗撥俚篤做倅。耐就是撥仔俚篤俚篤也勿見得見。耐格情喚。秋谷道：這班人都是小人格外賞他們幾個錢也好。叫他高興一點。陸麗娟不肯道。耐末總是實梗格號銅鈿出俚做倅真正到仔要用格辰光阿怕倪勿曉得故歇耐總歸是實梗媽媽虎虎俚篤拿仔耐格洋鈿再要當耐瘟生倅犯着呀。秋谷聽了覺得這幾句說話委實不差，便對麗娟道：你的說話自然不差，但是我在你面上用幾個錢，就是多花了些，我也没有什麼不願。你怕他們拿了我的錢還要當我瘟生不是我在你面前說句大話？我章秋谷在嫖界裏頭閱歷了五六年，別的不敢說，只這瘟生的兩個字兒，大約自問還可以免得料想你們堂子裏頭的人也沒有人把我當作瘟生的。在我的意思想起來，我們兩個人總算是狠要好的房間裏頭的人也沒有一個不知道如今我多出幾個錢，總算是給他們的賞錢，在你面上也覺得好看些兒。況且我雖然不是個有錢的人，這幾個錢也還不算什麼，又何必一定要省這幾十塊錢呢？

陸麗娟聽了一想，方才點一點頭，又問着秋谷道：耐今朝到倪搭來吃年夜飯阿好。秋谷隨口答應，坐了一回，正起身要走，陸麗娟忽然說道：耐格個人倒來得。

晚。秋谷。笑道。怎麼。你想。了半天。沒頭沒腦的。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陸麗娟。聽了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一面笑着。一面又道。倪故歇。想起來。耐來浪。對仔。倪瞎。說一泡。倖格。喫。撥。洋。鈿。喫是。倖格。今年來。勿及。區得。倪。勿是。格號。只認得。銅鈿。勿認得。人格。人答應。仔。耐。喫。倖。閒話。說。勿然。是。耐。故歇。搭。倪。跳得來。好。白。相。煞。哉。倪倒。今朝。問。耐。倪勒。浪。耐。面。浪。阿。曾有。倖。推。扳。耐。要。搭。倪。實。梗。樣式。耐。倒。自家。想想。看。阿。有。格。號。道。理。秋谷。見。麗娟。星眸。歛恨。寶髻。微紅。覺得。另有一種。丰韻。便。連忙。笑道。你不要生氣。你要曉得。不是。我。這樣。一來。那裏。試得出。你的心迹。你不謝我。也還罷了。倒要怪我。起來。麗娟。嗤的一笑。道。索性。越說。越好。聽哉。倖人來聽。耐呀。口中。雖然這般。說法。心上。却甚是喜歡。拉着秋谷在炕床上並肩坐下。又密密切切的講了一回。叮囑他晚上早來。秋谷便出了久安里。從大新街直穿過迎春坊來。到了梁綠珠院中。走上樓去。梁綠珠正和一個小大姐拿着一付骨牌。在那裏打天九。頑見了章秋谷。滿臉上堆下笑來。喜孜孜的叫了一聲。二少。連忙和秋谷寬了馬褂。推着秋谷坐下。那相待的樣兒。甚是親熱。秋谷趁勢說道。像我這樣的漂賬客人。你何必這般客氣。梁綠珠聽了。不懂秋谷的意思。便道。勿要來浪瞎三話四。倖人是漂賬客人呀。漂賬人格賬呀。秋谷不慌不忙。把一個大拇指。

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道：「漂賬客人就是我漂的。就是你這裏的賬綠珠聽了，越發不知道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只呆呆的看着秋谷的臉。秋谷笑道：『你不要在這裏裝糊塗，我要漂你的局賬。』你答應不答應？」梁綠珠那裏肯信，口中說道：『阿是耐要漂倪格賬，說得阿要像點像耐。』二少爺實梗格客人要漂倪格賬，末上海灘浪一塌刮仔才變仔，漂賬客人哉！秋谷聽了梁綠珠的口氣，又是一種和陸麗娟不同，便也不去和他多話。只微微一笑，立起身來，做個要走的樣子。梁綠珠連忙拉住，問道：『儕實梗要緊去介晏歇點阿來？』秋谷故意搖一搖頭，道：『今天除夕，我家裏頭還有事情，等會兒未見得有工夫。再來我們明年再見罷。』說着往外要走，梁綠珠連忙緊緊的拉住了秋谷的衣服，不肯放手。口中只說耐慢慢交去，倪有閒話搭耐。說秋谷聽了，便回身坐下，對着梁綠珠，道：『你有什麼話只顧講？』就是了梁綠珠支吾的又一時說不出來，只說道耐儕格事體實梗要緊，倪搭嘸撥儕格老虎勒浪，勿見得吃脫仔耐格，耐放心末哉！秋谷笑道：『我要走，你又不叫我走。』說有話說如今我問你什麼話兒，你又不說？這是個什麼原故？道梁綠珠沒有話說，只得把金蓮在地下一頓道：『倪勿要耐搭倪坐來浪。』秋谷忽然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梁綠珠也笑道：『儕格明白勿明白，儕人來搭耐，唱三娘教子。』

呀。耐明白。儈物事。倒說。撥。倪。聽。聽。看。秋谷。笑着。說道。實不相瞞。今天我原是出來還賬的。不料到了你這裏坐了一回。把還賬的這件事兒忘了。怪不得我要走。你不叫我走。說有什麼話和我說。一定就是這件事情了。你何不早些和我講個明白。却這樣吞吞吐吐的。不說出來。難道還怕不好意思不成。說着便取出三張五十塊錢的鈔票遞給梁綠珠。梁綠珠被章秋谷一席話兒說中了他的心病。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一時間頰泛桃紅臉生春色。見秋谷手內拿着幾張鈔票要遞給他。便縮着手不肯接。口中說道。慢慢交。耐放勒浪仔看。儈格。倪要搭耐。說句閒話。耐倒說。倪問耐。討賬勿肯放。耐格兩聲閒話。倒要搭耐。弄明白篤。秋谷含笑說道。你先收了錢。再說話也還不遲。梁綠珠嗔道。倪勿要秋谷道。依着你的意思。要怎樣呢。梁綠珠道。倪也嘸。儈別樣。只要問聲耐。倪好好裏叫耐。坐歇。再去耐。倒說。倪要問耐。討賬耐。勒浪倪搭做仔。一年多點哉。幾時。間。耐。討。過。歇。儈。格。眼。耐。倒。搭。倪。說。說。看。秋谷。道。既然如此。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又爲什麼支支吾吾的。講不出來呢。梁綠珠被秋谷逼住了一時。造不出什麼話。只得隨口說道。倪要問耐。格。兩日阿是一逕勒浪陸麗娟搭儈洛。倪搭一逕。勿來儈格。討賬。勿討賬。介秋谷聽了。知道他有心掩飾。待要再駁他。幾句却看着他的樣兒。已經面紅。

頭脹的狠有些兒發急。恐怕他理屈詞窮老羞成怒。那時倒覺得沒有味兒便也微微一笑不去駁。他只對他說道。既是這般說法。就算我講錯了何如。但是這個局賬是我本來要付的。不過我一時忘了。所以遲了幾天。同這件事情毫不相干的。爲什麼你又不肯收呢。說着便又把方才的三張鈔票遞過去放在綠珠手內。綠珠口中還說放勒浪末哉。用勿着實梗要緊。幌口內這般說着。却不知不覺的已經伸手過去接了過來。秋谷笑道。今天已經是十二月三十。你還說用不着這般要緊。那就真要漂賬過年了。梁綠珠也不覺一笑。秋谷又略略坐了一回。臨走的時候。梁綠珠要留他吃年夜飯。秋谷搖一搖頭道。年夜飯是沒有工夫來吃的了。明年來吃開抬酒罷。說着便走下樓梯。剛剛走出大門。忽然一個人劈面走來。一把拉着秋谷道。我找了你半天。居然給我找着了。秋谷抬頭看時。原來是自己的一個遠房表叔。姓馬。號山甫。家裏頭狠有幾個錢。捐了一個戶部郎中。如今丁了外艱。便在上海合了幾個人在新閘地方開了機器公司。這個馬山甫還有一位老太太。也是住在常熟的。平常的時候。都是在上海常熟兩處來來往往。差不多一年裏頭。也有半年住在上海。這個時候剛剛馬山甫的老太太打發馬山甫到上海來。結算公司裏頭的賬目。馬山甫來的時候。原打算趕回去。

過年的，不料到了上海做了一個僧人叫做陸韻仙。住在清和坊一弄。這位馬山甫本來是個嫖客裏頭的廝。生陸韻仙又是個烟花隊中的老將。兩個人自從有了相好之後，如魚得水，如漆投膠。一刻也離不開來。馬山甫雖然家裏頭狠有幾個錢，却生得性情齷齪，那怕用一個大錢也要心裏掂一掂。輕重方才肯拿出去。陸韻仙放了他幾回差，馬山甫都含含糊糊的不肯答應。陸韻仙只認他還沒有死心塌地，所以不肯花錢。要想個籠絡他的法兒，便索性勸馬山甫把行李搬到他院中去住。馬山甫也不想一想，該怎麼的一個價值，還只說陸韻仙和自己要好，方才要他搬去。心上二十四分的歡喜，冒冒失失的帶着一個家人，竟搬到清和坊來。陸韻仙的房間本來狠多，便騰出一間房間來給他住了。應酬得十分周到，供給又甚是豐盈。連馬山甫的零用都是陸韻仙代出，不要他花一個錢。預備着到了年底的時候，好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槓。料想他一定不好意思推却。馬山甫那裏知道，正是銀環金枕丁娘十索之歌，雨散雲飛。

宋玉三年之恨，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享溫柔誤入銷金窟

敲竹槓偏遇守財奴

且說陸韻仙把馬山甫留到自己院中來住。韻仙自己提着全付的精神來應酬他。連

他的零用都和他代付。不叫他出一個錢。照應得十分周到。原想等到年終要問馬山甫借幾百塊錢。敲他一下竹槓。料想馬山甫一定不好意思不答應的。這個過年的盤纏。就要想出在馬山甫身上。可憐馬山甫那裏知道。好像在那裏做夢的一般。心上還只在那裏算計。住了陸韻仙的房子。又享受了他的供給。這裏頭倒好着實。省幾個錢。又怕陸韻仙要和他糾纏。便不等年底預先。早早的叫陸韻仙抄出賬來。和他算得清楚。自己想着這件事情。做得十分乾淨。不料陸韻仙到了十二月二十七那一天的晚上。一個人悄悄對他說。要問他借五百塊洋錢。馬山甫聽了。吃了一驚。一時間回答不出。只得含含糊糊的答應一聲。道幾百塊錢的事情。也是小事。你不要性急。明天再說就是了。陸韻仙的心上。以爲自己特地空了一個房間。給他住着。別的客人都不放進來。更兼供給他主僕兩個人的火食。馬山甫又是個公子哥兒的脾氣。在他一個人身上。瑣瑣屑屑的。今天要這樣。明天要那樣。不肯將就些兒。這半個月之內。用在馬山甫身上的錢。已經差不多有一百塊錢。再加上過年的費用。新年的開銷。合算起來。也要二百塊錢的光景。如今問他借五百塊錢。拿定他一口應承。斷沒有不答應的道理。那裏曉得馬山甫聽了他的說話。臉上就是一呆。回答他的話兒。又覺得狠有些兒。

勉強支支吾吾的露出些不願意的樣兒。堂子裏頭的人何等狡猾。陸韻仙看了馬山甫的樣兒心上已經有些明白。看着他那種半吞半吐的神情却又不明白。馬山甫的意思只認着馬山甫見他一開口就要借五百塊錢。嫌他獅子大。開口要得太多。所以這樣的躊躇不決。或者想要打他一個折扣。多則四百塊錢。少則三百塊錢。這件事情也就過去了。陸韻仙一面想着。一面在肚子裏頭暗笑。只見馬山甫沈吟了一回。開口問道。你要借五百塊錢有什麼用處。難道像你這般生意年底的開銷還不彀麼。陸韻仙聽了滿肚子的不願意。却又不好發作出來。只得冷冷的答道。故歇堂子裏向格生意格末。叫做看看面子。浪生意。蠻好像煞。借到有節浪向搭仔。年底下劃算起來。總歸是格勿靈。耐放心。末哉。倪總勿見得來敲耐。恰恰格竹橫耐。勿要勒浪發極。軋實搭耐。說仔罷。今年倪搭開銷剛剛再少一千洋鈿。耐搭借仔五百。再有五百。勿着扛倪也。只好到仔歸格辰光再講格哉。馬山甫聽了。心上有些半疑半信的。停了一回。方才說道。你要借錢。你又不早和我說。前幾天我把這裏的幾千銀子。一古腦兒都匯到常熟去了。留在我自己身邊的。不過幾百塊錢。還要預備過年的零用。如今你要問我借錢。只好等我明天出去。到朋友那裏去托他們。和我轉借就是了。陸韻仙聽了。心上自然。

狠有些不像意微微的笑了。笑口中說道實梗說起來倒費仔耐格心謝謝耐對勿住馬山甫也不知道這幾句話兒是陸韻仙有意反激他的一些兒也不覺得歡歡喜喜的過了一夜到了二十八早上馬山甫故意出去打了一個轉身回到陸韻仙院中假意蹙着眉頭對陸韻仙道事情不成功這便怎麼樣呢陸韻仙聽他竟自爽爽快快的回報出來覺得甚是詫異便說道阿唷耐勿要來騙倪像耐實梗一個蠻闊蠻大格馬大少要借五百洋鈿才喰借處耐勒浪騙啥人介馬山甫連忙說道並不是我騙你實在這個時候已經年底大家都不肯通融我雖然有幾處來往的錢莊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只有歸賬那裏還肯放出若在平日之間不要說五百就是五千我姓馬的也還拖欠得動如今剛剛碰着年底實在想不出什麼法兒這件事情却要怪你自家不好爲什麼一向不肯開口直到這個時候方才講出來這是個什麼原故陸韻仙聽了末也嘸啥希奇老老實實搭倪說末哉啥格實梗陰陽怪氣假痴假呆阿要氣數馬山甫到了這個時候還沒有聽出陸韻仙的意思來連忙分辨道你不要動氣我實在是沒法兒若是有了法兒不肯借給你憑你怎麼樣罰我就是了陸韻仙道倪是嘸倂

那哼只要耐自家心浪去想想好哉馬山甫聽了糊糊塗塗的想不出什麼來只說道我想不出什麼你叫我我想什麼呢陸韻仙見馬山甫糊塗到這般田地又不好明說出來心上又好氣又好笑只得走過去坐在馬山甫身旁伸出纖手來緊緊得到開年等山甫的手大聲說道倪勿要耐勿要勒浪假痴假呆搭倪去借得來別洋鈿才賺債處人有仔相好送格一千搭仔八百洋鈿撥倌人過年也勿算儵希奇話知道陸韻仙心真蘇州人攀談拔出仔陸韻仙說到這裏說不下去面上一紅呢我們兩個人這樣笑停了一停陸韻仙又道別人家倌人敲客人竹橫格蠻多來浪戤勿要說哉耐勿要良心倪阿曾敲過歇耐儵竹橫聽見耐到仔上海常恐耐住來浪公司柱空哩倪實梗緊叫耐到自家屋裏向來住一塌刮仔才是倪一幹仔搭耐開銷勿要破陸韻仙說了耐想想別人家格倌人阿有實梗樣式故歇倪一塌刮仔不過問耐借得乍底的時候就是實梗格瞎三話四假痴假呆耐去問看勿要說上海灘浪世界路浪動想給他道理馬山甫聽了雖然覺得陸韻仙的意思狠有些兒不高興但是這一點兒獫皮老打出的情苗那裏抵得過先天帶來的貪念想了一想便立起身來朝着陸韻仙深深的一個恭口中說道承你的情留我住在這裏一切都費你的心我心上感激得狠看

官且住。這個打恭作揖，雖然是一個男子，在女人面上，陪小心，拉交情的一件利器，但是只可以用在大家口角爭論的時候。借着他作個和事老人，或者用在彼此有些情的當兒，借着他作個天然媒妁。若要把他當實實在在的一件東西，和那世界院中第一號寶貴的金錢比較起來，不要說是打恭作揖，就是跪在地下，磕破了牙，爽快快不中用的你們諸位看官，要是不相信，在下的說話，只消請你們諸位大闊蠻大格己的夫人試驗一下子。問他還是願意天天給他幾個錢，還是願意天天不是我騙你。恭叩幾個頭，就曉得在下做書的一番說話，不是無稽之談了。閒話鉗莊到了這個時見馬山甫雖然對他打恭作揖的十分客氣，却依然不提借錢的典。五千我姓馬的也加不快。若在平日之間，陸韻仙見客人對着他這樣小心，這般恭情，却要怪你自家不恰的這個時候，是爲着銀錢上的事兒，非同小可。看了馬山甫朝他所故，陸韻仙聽了些兒喜歡的意思，心上倒反覺得厭惡，非常連眼睛都望着別處不去。末借仔勿肯借的說道：勿要實梗哩。撥俚篤進來看見仔算捨格樣式呀，故歇用勿着，要氣數馬山。只要耐爽爽快快搭侃說一聲到底那哼有末有嚙，撥末也嚙。倘希奇馬山甫朗然說道：我已經和你說過的了。如今年底的時候，實在沒有法兒。難道我們兩個人這樣交